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选读

王统军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家级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建设系列教材
普通高等学校中文学科通用教材

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品选读

当代卷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Zuopin Xuandu

主 编 席 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卷

D
A
N
G
D
A
I
J
U
A
N

小说

梁斌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省蠡县人。中国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等。代表作《红旗谱》等。

梁斌少年时代深受革命文学的影响，1930年考入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亲历“二师学潮”。1932年家乡发生“高蠡暴动”，使其深受触动，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加入“左联”后开始文学创作生涯，这时期发表小说《农村的骚动》《夜之交流》等。抗日战争和40年代后期，梁斌在解放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期间创作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中篇小说《父亲》和剧本《千里堤》《五谷丰登》等。1953年，梁斌开始长篇小说《红旗谱》第一部的写作，1957年问世后引起热烈反响。1963年完成第二部《播火记》。“文化大革命”后，出版了第三部《烽烟图》及长篇小说《翻身记事》，此外还发表了创作论集《春潮集》，散文、文论集《笔耕余录》，回忆录《一个小说家的自述》。

梁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小说创作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不仅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以雄壮的笔触勾勒斗争和细致的手法描绘人物情思，使作品气势浑厚、浓烈。他还有意探求艺术的民族风格，借鉴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技法，注意描摹地域风土人情，透出浓厚的民族特色。

红旗谱(节选)

三

等旅客走完，月台上人稀了，朱老忠才带上一家大小走过栅口。进了候车室，看见一个人，在售票处窗口背身站着，胳肢窝里夹着一把铁瓦刀，手里提着个小铺盖卷，铺盖卷上裹着块麻包片儿。朱老忠看他的长身腰，长脑瓜门，挺实的腰膀，心上一曲连，急跳了几下，用手扞着心窝说：“嗨！好面熟的人！”他停住脚仔细瞧着，看那人端着烟袋抽烟的硬架子，完全象是练过拳脚的，完全象！可是看他满脸的连鬓胡髭，却又不象。

朱老忠抿着嘴暗笑了一下，抬起脚兴冲冲地走过去，一下子把被套角挂在那人的腿膈肢上，把那人挂了个侧不楞，仄歪了两步又站住。那人慢搭搭地回过头来，问：“你干吗碰我？”

这时，朱老忠已经走过去。听得说又返回身来，睁圆了眼睛，泄出两道犀利的光

芒，射在那人的脸上。听语声看相貌，心里肯定说：“是，一定是志和！”

一个警察，离老远看见这两个人的架势，颠着脚跑过来。还没跑到跟前，朱老忠扔下被套，跨过两步，一把抄住那人的手腕子，说：“兄弟！你在这儿发什么愣？”

那人把手一甩，抽回胳膊，皱起浓厚的眉毛，抬起眼睫，弓起肩膀仔细打量朱老忠。又看看贵他娘，看了看大贵和二贵。哑着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认错了人吧？”

朱老忠又赶上去，攥住他的手，哈哈大笑，说：“没有，我没有认错了人！”

说到这里，那人眯着眼睛，盯了朱老忠老半天。他乍一看起来，在朱老忠身上已经找不出什么特征，可是看到大贵和二贵的脸形、鼻子和嘴，又睁起两只大眼睛，盯了一会儿。猛的朱老忠幼时的相貌，在他内心里唤起了久远的回忆。他“呵！”地叫了一声，扬起下巴，扳着指头暗暗算记。摇了摇头，悄悄地说：“三十年，三十年不见了呵！”他说着，迈开大步赶过来，抬起长胳膊搂住朱老忠。不提防腋下那片铁瓦刀，当啷的一声掉在洋灰地上，惊动了周围的人们，一齐扭过头来，睁起怀疑的大眼睛看。

那人就是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他和朱老忠从小的时候，跟着老人们在拳房里跳踢过拳脚，在一块背柴禾筐。大了在一起赶靛颏鸟儿、打短工。朱老忠远走高飞的时候，他背上行李送出十里以外。想不到三十年以后，在这里会见了！严志和跟朱老忠站在一块，正比朱老忠高一头。严志和这时心上一闪，忆起和父亲扛着长枪送朱老忠离开锁井镇的情景儿。

严志和抱起朱老忠，把下巴墩在他的肩膀上，瞪圆了眼珠子，说：“虎子哥，你可回来了！”说着，两颗大泪珠子从眼角里滚出来，落在朱老忠的脸颊上。

朱老忠返回身，捧起严志和的脸，这么看看那么看看，拍拍他的长脑门，说：“兄弟！想啊！想啊！想你们呀，我回来了！”

那个警察，提着警棍转游了一遭，最后看到这两个人的虎式子，总有些放心不下。旁边一个浑身风尘的老太太，也插嘴说：“离乡背井，还不够受的？还你一拳我一脚的！”那个警察又提起警棍，颠起脚跑过来，把人们赶散了一看，严志和正攥住朱老忠的手，说：“哥！你一去三十年，三十年音讯全无！”

朱老忠说：“甭说写信，一想起家乡啊，我心上就一剜一剜的疼！”又扯住严志和的手说：“来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嫂子，这是你两个侄子。”他捂着嘴巴上胡髭，笑眯眯地站着。

严志和笑咧咧地说：“唉呀！出去的时候，嘴上还没有毛儿。回来，老婆孩子一大堆了！”

那个警察看他们不象打架斗殴，倒是在异乡遇着亲人，就骨突起嘴，嘟嘟囔囔地说：“我以为是他娘的干什么，也这么大惊小怪的！”

朱老忠一听，扭过头横了他一眼，回头又对严志和说：“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你要去干什么？”

朱老忠一问，严志和一下子红了脸，怯生生地愣了半天，啃啃哧哧地说：“我，我要闯关东，离开这个愁城！”

朱老忠说：“怎么，你也要下关东？”他也愣了一刻，心里想起他在关东三十年，

多咱一想起家乡，想起老街旧邻，想起千里堤上的白杨树，想起滹沱河里的流水，心上就象蒙上一层愁。这才一心一意要回老家，千里迢迢，好不容易赶回来，想不到志和又要走。他又问：“到底是为什么呀？”

严志和颤着嘴唇，低了一会头，才说：“要去找我那老人家！”

朱老忠眯了一下眼睛，说：“怎么，老祥大伯也下了关东？”

严志和说：“提起来一句话说不完，咱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

严志和猫腰拾起瓦刀，就势双手一抡，把被套扛在脊梁上，就向城里走。朱老忠和孩子们背着行李，提着包袱，在后头跟着。

朱老忠进了城，大街上人来人往，车马也多。一眼看去，完全不象从前的老样子，添了几处洋式楼房，玻璃门面。不知不觉走到万顺老店，店掌柜拿出钥匙串，开了一间小房，问严志和：“没上得去车？”

严志和说：“碰上了老熟人，给你招了买卖来。”又指着朱老忠说，“他就是锁井镇上朱老巩的儿子，我们是生死之交。”说着，把被套往炕上一扔，听得咕咚一声响，又说：“好重的行李！”

店掌柜是个高老头，听得说是朱老巩的儿子，搓着两只手走上来，从上到下打量朱老忠。左瞧瞧右看看，笑着说：“朱老巩，好响亮的名儿呀！当年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每次上府都住我这儿。倒不是高攀，咱们还是个老世交，老巩叔和我爹相好了一辈子！”他攥起朱老忠两只手，抖了一抖，说：“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你和你们老人家精神头儿一模一样。”

自从朱老巩死了以后，方圆百里出了名，一直流传到现在，人们还是忘不了他。有个说梨花大鼓的先生，给他编了个小书段，叫做“朱老巩大闹柳树林”。那个说书先生，自从编了这个小书段，也就出了名了。人们戏上庙上送号还愿的，净爱打车摇铃地请他去说书。白胡子老头们，只怕孩子们把朱老巩爷爷给忘了，夏天拉着孩子们找个树荫凉，冬天坐在热炕头上，掰瓜搂子儿象讲《三国演义》一样，讲说朱老巩的家世和为人，直到把孩子们感动得流下泪来。如今一说起朱老巩，大人孩子们都知道。要是有人看见朱老忠的身形、长相、脾气和性格，就会想起他的老爹朱老巩。

朱老忠听店掌柜说是老世交，立时笑了，拱了拱手说：“那时节我还年轻，不记得了……”

店掌柜的也说：“没说的，一家人，你这咱晚才从关东回来？带回多少银子钱？”

朱老忠说：“哪里来的钱？还不是光着屁股回家。”

掌柜的说：“下关东的老客们，有几个不带银钱回来的。谁肯傻着脸回家。”

朱老忠说：“这倒是一句真话，一辈子剩不下钱，把身子骨扔在关东的人多着呢！”

店掌柜拿了把笤帚来，扫着地问：“怎么样，东北又有战事？”

朱老忠从柜房里拿出把缨摔，掸着满身的尘土，说：“眼下东北倒还没有战事……咳！民国以来天天打仗，这年头有枪杆子的人吃香！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谁也打不着，光是过来过去揉搓老百姓。”他一面说着，皱起眉心笑，似乎军阀混战的硝烟，还在他们鼻子上缭绕。

店掌柜的说：“各人扩充自个儿的地盘呗！别的不用说，不管那个新军头一来，

先是要兵，要兵人们就得花钱买。还叫人们种大烟，说什么‘……谁敢种大烟一亩，定罚大洋六元。’你看看这个，不是捂着耳朵插铃铛？”

严志和听到这里，伸起脖子说：“你不种他硬要派给你种，种，还得拿种钱，他娘的什么世道儿？快把人勒措死了！”他抽着烟，嘴上嘟嘟囔囔地说个不停。

店掌柜看今天来了老朋友，热情地招待，说着话搬了个小炕桌来，放在炕上。又沏上壶好叶子，拿来了一包‘大翠鸟’的香烟。说是今天的饭由他准备。还说：“你们以后上府，一定要住我这儿。如今没有别的，就剩下这几间破房子了。”说着话，忙着去张罗饭食。

贵他娘洗了手脸，说：“我上街去看看。”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朱老忠斟上两碗茶，跨上炕沿问：“兄弟！咱先说说，为什么单身独马地闯关东？”

严志和喝了口茶，低头坐在炕沿上，呆了老半天才伸直了脖子咕嗒地咽下去，摇摇头不说一句话。

朱老忠看他象有很沉重的心事，慢慢地走过来坐在一旁。拍拍他的肩膀，问：“你可说呀！”

严志和还是低着头连连摇晃脑袋，不说什么。

实在闷得朱老忠不行。他知道严志和自幼语迟，你越是问，他越是不说，问得紧了，他还打口吃。朱老忠说：“你还是这个老僻性，扎一锥子不冒血！”

严志和沉着头呆了一会，才从嘴唇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一句话，说：“甭提了，看咱还能活吗？”

朱老忠一听，觉得话中有因，立时紧皱眉头问：“村乡里又出了什么大事吗？”

严志和慢吞吞地说：“可是出了大事情！”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又停住了。摇晃着脑袋，老半天才说：“说起来话长呀……前三年，咱地方打过两次仗，闹过两次兵乱。锁井镇上冯老兰和冯老洪闹起民团来。他们拉着班子壮丁打逃兵，打下骡子车和洋面来发洋财。不承望逃兵们从保定捅来了一个团，架上大炮，要火洗锁井镇。冯老兰慌了神，上深县请来个黑旋风，从中调停。你想黑旋风是个什么家伙，硬要锁井镇上拿出五千块大洋，这才罢兵。五千块洋钱摊到下排户身上呀，咳！一家家庄园地土乱打哆嗦……”

严志和说起话来，总是慢慢的。本来一句话说完的事情，他就得说半天。朱老忠一听，心窝里象有一股火气，向上拱了拱，抬起头舒了一口长气才忍住。呆了一会，他又问：“他们上牌户不出？”

严志和说：“我那大哥！你还不知道？上排户哪里出过公款银子？回回都是下排户包着。”

严志和说着，朱老忠心里那股火气，就象火球一样在胸膛里乱滚。他攥紧拳头，伸在背后捶着腰问：“谁是冯老兰？”

严志和说：“就是冯兰池呀！他儿孙们大了，长了胡子，村乡里好事的人们抱他的粗腿，给他送了个大号，叫冯老兰。”

这时，朱老忠心里那个火球，一下子窜上天灵盖，脸上腾地红起来。闪开怀襟，把茶碗在桌子上一蹶。伸开手拍了拍头顶，又倒背了手儿，在地上走来走去。停住脚

看看窗外，闭住嘴呆了老半天，才盘脚坐上炕沿，问：“他还是那么霸道？”

严志和把两条胳膊一伸，捋起袖子，放大了嗓音说：“他霸道得更加厉害了！”

朱老忠一时气愤，浑身一颤，大腿一簸，一下子碰着桌子档儿。哗啦一声，把茶壶茶碗颠了老高，桌子上汤水横流。这时，朱老忠才猛醒了过来，伸开胳膊搂住茶壶，不叫滚落地上，嘴上打着响舌儿说：“啧啧，失手了，失手了。”又笑嘻嘻地找了块擦桌子布来，擦干了桌子上的茶水。

严志和并没有看出朱老忠心气不舒，心里想：“这人儿，倒是山南海北的闯荡惯了，一点没有火性。”

朱老忠抽着烟，闭上眼睛呆了一会。猛然间放开铜嗓子说：“他更加厉害了？好，出水才看两腿泥哩！”话声震得屋子里嗡嗡乱响。一说到锁井镇上的冯老兰，好象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可是他不露声色，暗自思忖……

严志和直了直腰，看着朱老忠愣了一刻，想：“别看不动声色，脾气许是越发地梗直了。”

朱老忠又问：“你们也没人跟他打官司？”

严志和说：“打！看怎么打吧！锁井镇上出了个朱老明，串连了二十八家穷人告了状，我也参加了。头场官司打到县，输到县。二场官司打到保定法院，输到保定法院。三场官司打到北京大理院里，又输到大理院了！”

朱老忠猛地抿了一口茶，吧唧吧唧嘴头，用着沉重的语音说：“好！朱老明是个硬汉子！”

严志和说：“亏他是能干的人，领着人们上京下府打了三年官司，也把官司打输了。”

朱老忠问：“输到底了？”

严志和说：“都输得趴下了！不用说朱老明是拿头份，我也饶上了一条牛，输了个唏咧哗啦呀，日子过不成了！”

朱老忠问：“锁井镇上的事，碍着你什么了？”

严志和说：“那天我到镇上去赶集，回来碰上朱老明，到他家里申了个门。听他念叨打官司的事，我心里不平，就说：‘我也算上一份！’一句话输了一条牛。咳！完了！走啊，咱在这地方算是直不起腰来了。”

朱老忠看严志和是个义气人，够朋友。把眉泉一锁，说：“那就该不打这官司！”他立起身来，在地上走了两遭，把头一摆，说：“你不走！”

严志和瞪起眼睛问：“不走？”

朱老忠鲠直脖子，摇了摇头说：“不走！”

严志和又低下头呆了一会子，说：“不走又怎么办？我肚子快气崩了，我就是爱生闷气。那个土豪霸道，咱哪里惹得起？”

朱老忠红着脖子脸，把胸膛一拍，伸出一只手掌，举过头顶，说：“这天塌下来，有我朱老忠接着。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倒是真的，可是志气了一辈子。没有别的，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有朱老忠的脑袋，就有你的脑袋，行吗？”

严志和忽闪着长眼睫毛，看着朱老忠，愣了抽袋烟的工夫。看朱老忠刚强的气色，象个有转花儿的人，才有些回心转意，颤着长身腰，说：“听大哥的话，要不咱

就回去？”

朱老忠看说动了严志和，心上又鼓了鼓劲，说：“回去，跟他干！”

严志和又慢慢地抬起长眼睫毛，说：“我的大哥，看你干得过吗？”他说着又连连摇头。

朱老忠看严志和又松了劲，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细声细气儿说：“咱跟他拉长线儿，古语说得好，‘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

严志和听了这句话，弯下腰沉着头，瓷着眼珠盯着地上老半天，又想起他爹严老祥离乡前后的情景。

严老祥和朱老巩是同年生人，比朱老巩大三个月。自从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又过了几年，一连发了两场大水，涝得籽粒不收。秋天又连连下起雨来。那天，天刚放晴，阳光在天空照着。严老祥不言不语地蹲在千里堤上，看着滹沱河里翻滚的水流。堤边上的河蛙，咕儿哇儿地乱叫唤。年景不好，使他心上忧愁。猛地闻到背后有浓烈的烟味。回头一看，冯老兰正在他背后站着抽烟，瞪出一对网着血丝的大眼睛，直盯着他的脑袋。严老祥浑身寒颤了一下，怯悄悄地站起身来，走回家去。他怕冯老兰瞅个冷不防把他推进大河里，被洪水卷走了。

严老祥走回来，碌蹯在门前小碌碡上。独自一人，低下头又扬起头，抽了一袋烟又抽一袋烟。心里总是疑忌冯老兰的眼睛里有事，半天也忘不了那对阴毒的眼光，想起来又觉得后怕。

他又想起：朱老巩死了，他象失去一条膀臂，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只怕冯家对他不利。一时想起要离开锁井镇，离开这仇气地方，走西口，下关东……

严老祥想到这里，从小碌碡上站起来。这时千里堤的大杨树上，老鸦呱呱啦啦地叫起来。他一个人，拎着烟袋走上千里堤，走走转转，想到：当他还在壮年的时候，那时他们还住在滹沱河的下稍里。在连年荒涝的年月，把最后一间房子、一亩地卖净吃光，推着一辆虎头小车，带上老婆孩子和全部家财——一条破棉被和一口破铁锅，沿着滹沱河的堤岸，走到大严村，投靠了严老尚。严老尚看他身子骨儿结实，又着实能做活，就把他收留下。他会收拾梨树，给严家扛个长工，后来志和也在严家帮工。冬天严家给几件破烂衣裳，青黄不接的季节，给点糠糠菜菜，给个一升半碗的粮食。一家人苦做活，过了多少穷愁日子，才在村前盖了三间小屋。后来又在村南要了二亩地，好不容易安下家来。如今看看年纪老了，要离开可爱的家乡，闯到边远的关东去。他心上热火撩乱，他的一颗心象在沸水里煮着。咳呀！难呀，难呀，穷家难舍，熟土难离呀！

他站在堤坝高处，看着低矮的家屋，比河里的水浪还低。只要河水向外一溢，就要把所有的家屋树林冲掉。他积攒了二十年的工钱要的二亩地，就得淹进深深的河水。想着，眼泪汪满了眼眶，禁不住夺眶而出，滴在衣襟上……

咳！老朋友不在了，他觉得孤独，觉得寂寞。眼看秋天快要过去，田地里是水，街道上空空的，满目荒凉空旷……一忽儿，又觉得他的心象是悬在缥缈的半空中。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老婆孩子，离开他用血汗建立起来的家园……

一想到离开家乡，他心上又热烘起来……

独自一人在那里站着，看看太阳，快晌午了，走回家去，跟老伴要了一双布袜子。又走出来，坐在门前井池旁洗了洗脚，把袜子穿上。又把严志和跟孙子运涛叫到跟前，说：“儿呀！我扛了二十年的长工，流了二十年血汗，盖上这几间土坯房子，要了这二亩地，算是给你们成家立业。”说着，他流下眼泪来，说：“你老巩叔叔死了，到如今老霸道还是无事生非，动不动就找咱的茬儿，欺侮咱。我要是不离开这块地方，怕是早晚落不了囫囵尸壳。我要闯关东，去受苦啊！”

严志和一听，觉得爹爹象是到了秋天树叶黄的年岁，还要走关东去受苦，眼泪刷地流下来，说：“爹！甭走啊，你一辈子不是容易，咱也有了家屋住处，有了孩子们，这还不好吗？”

老祥大娘也说：“你心里想的什么哟？今年年景不好，还有来年。田地上长不出东西，咱养梨树。梨树上长不出东西，咱学治渔……你想的是什么哟！”说着，挥泪大哭了一场。

运涛那时还不到十岁，听说爷爷要离开他闯到关东去，趴在爷爷的腿上不起来。

严志和说不转严老祥，转身找了老驴头来。老驴头那时还年轻，跺跣着两只脚，说：“老祥叔！你要下关东？不行！谁要叫我去，叫我离开这家，我说什么也不干。我老爷爷生长在这儿，我爷爷生长在这儿，我爹也生长在这儿，一辈辈地都埋葬在这儿，叫我离开这儿，说什么也不行，打死我也不行。”他一面说，一面比划着，心上满带火气。

正说着，老套子背着筐走过来，在一边听着。听清了是严老祥要出外，笑咪糊糊地说：“咳呀！出什么外呀，外头给你撂着金子哩？撂着银子哩？即便撂着金子银子，金窝银窝不如咱自己的穷窝儿呀。大伯！别走啊，看着咱孩子们面上，也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老驴头嘴唇厚，也说不清楚话，急得跺脚连声地说：“不能走，你就是不能走！”

时间不长，集了一堆人。绵甜细语，你说一个道理，他说一个道理，谁也说不转严老祥。他觉得这些年幼的人们，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没有多少人生的经验。他们的话，听不听两可。那天晚上，朱全富打了四两酒，把严老祥请到家里，叫老伴用打浆糊勺子炒了两个鸡蛋，两个人就着炕沿喝着酒。说来说去，严老祥还是要闯关东。

第二天，老祥大娘到邻家借了半斤面来，给他做了一顿饭吃，为了使他回心转意，守着老婆孩子把日子过下去。可是说什么也不灵，他下定决心要闯关东。

严老祥吃过早饭，硬叫老伴给他打叠铺盖衣服，对着一家人说：“好，我要走了！这二亩地，只许你们种着吃穿，不许去卖。久后一日我还要回来，要是闹好了，没有话说。要是闹不好，这还是咱全家的饭碗。你看咱在下梢里的时候，把土地卖净吃光，直到如今回不去老家。咱穷人家，土地就是根本，没有土地就站不住脚跟呀！”严志和听了老人的话，直到如今，不管手头上有多么急窄，不肯舍弃这二亩土地。这就是他家的宝地，每年打下不少粮食。

老人家说了一阵话，不管老祥大娘哭得死去活来，背上铺盖卷就要走。严志和掉下两点眼泪，说：“爹，甭走啊！”又指着运涛和运涛他娘，说：“也看着咱这大人孩子们！”老人家摆了一下头说：“人多累多，我要闯关东！”一家大小送他上了千里堤，严志和背上行李，沿着大堤走到锁井村南。严老祥在河神庙前上了船，他要坐船到天

津，下关东去。那年雨水连天，河水涨发，严志和立在河神庙前头大青石头上望着那条小船顺着大河飘飘悠悠去远了。一去十几年没有音讯，他一想起老人一辈子不是容易，心里就难受得厉害。想着不知不觉又说出话来：“我想下关东，把他老人家找回来。就是老人家不在人世了，把他的骨殖背回来，心里也是痛快的！”慢慢讲着，还是不抬起头来，把头低到桌子底下流下眼泪哭起来。

朱老忠说：“兄弟！我不怕你心里难受，告诉你说吧！关东三省地方大着呢，你知道他在哪一省？就是知道他在那个省，你知道他在哪个县？哪个村？”

严志和猛地抬起头来，问：“真的？象你这一说，我那老人……”说到这里，他转动眼珠看着房梁，老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屋子里的空气立时低沉下来，两个人互相听得见心跳。

朱老忠也想起那个慈祥的老人，看严志和沉着脸呆着，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你没出过远门，如今这个世道，我怕你一个人出去，把身子骨儿扔在关东。”停了一刻又说，“那年有河间府的一个乡亲，从东满到黑河，说有一个锁井镇上姓严的，在那里兴家立业了。咱写个信去问问，要是他的话你再去。要不是他，你也就别去了。咳！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在关东，要是知道，也得去找找他，现在说也晚了！”

严志和点点头说：“大哥说的倒是个高明理儿。”

朱老忠说：“我怕你懵着头去了，找不回人来，你也回不到老家了。”说了这句话，抽着烟在屋子里走动了几步，又想起一件事情，抬起下巴问：“我那老姐姐呢？”

严志和说：“这会不跟你说。”

朱老忠说：“你说说有什么关系！”

严志和把头一摆，说：“不。”

两个人说了一会子话，屋子里的空气又沉寂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再说什么。

严志和一场话，引起朱老忠满腔的愁闷；他想起北方那雪封冰冻的群山，群山上的密林。他曾在那原始森林里，伴着篝火度过严寒。如今离开广阔的原野走回来，一想到锁井镇上有冯老兰在等着他，三十年的仇恨，在他心里翻腾起来。心里说：“从南闯到北，从北走到南，躲遍天下，也躲不开他们。”可是，他并不后悔，一心要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家去。心里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擦亮了眼睛看着他。他发了家，我也看着，他败了家，我也看着。我等不上他，我儿子等得上他，我儿子等不上他，我孙子一辈还等得上他。总有看到他败家的那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

红旗谱(作品梗概)

滹沱河流域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作为永久性公产，并铸钟为证。铜钟自明朝嘉靖年间至今世代相传，完好无缺。恶霸冯老兰存心霸占官地，叫人砸钟卖铜顶田赋。血性汉子朱老巩、严老祥气愤不过，挺身拦阻，终因势单力薄，古钟被毁，官地被占。朱老巩口吐鲜血，不日身亡。十五岁的儿子小虎子被迫下了关东。

三十年后，在长白山挖过参、在黑河里打过鱼、在海兰泡里淘过金的朱老忠（小虎子），怀着为四十八村报血仇的心愿，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大贵、二贵回到故里，与严老祥的独子严志和及其一家——严妻、运涛、江涛兄弟俩相聚，两家成了莫逆之交。朱老忠了解到，自他走后，冯老兰横行乡里、作恶多端，越来越骄横跋扈，前不久还搞得朱老明、严志和卖房卖地，难以度日。朱老忠愤恨地说，总有冯老兰败家的那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

听到朱老忠还乡的消息，冯老兰异常不安：“一只虎没有杀绝，三只虎回来了！”

在严志和、伍老拔等人的帮助下，朱老忠终于在东锁井镇重新垒起了三间土坯小房。平日，朱老忠除了带着一家在劳动中求生活外，常在乡亲们中间走走，大伙对走南闯北，变得胸怀坦荡、有胆有识的朱老忠由衷敬服。

一天，运涛、大贵、江涛、二贵和老驴头的独生女春兰一块网住了一只名贵的脯红鸟，喜欢思索、善讲故事、遇事有主张的运涛决定将它卖掉，买上一条牛两家合使。嗜好养鸟的冯老兰闻讯派狗腿子李德才强索未得，便出高价要挟，脾性倔犟的大贵说什么也不肯卖。自此，冯老兰恨死大贵。不久，军阀抓兵，冯老兰利用村长的职权，唆使士兵将大贵捆走。

次年春，运涛外出打短工，认识了县高小学堂教员贾湘农，每逢星期日就到贾老师家去。贾湘农其实是本县第一任中共县委书记，他也不时抽空到锁井一带走走，找朱老忠、严志和等人聊聊，并作些调查研究。不久他还帮助江涛考上了县立高小学堂。

某日，自小青梅竹马的运涛和春兰在瓜棚里正谈得高兴，早就打着春兰的坏主意的冯老兰见状乘机造谣。老驴头闻言，不分青红皂白，将春兰打得死去活来。冯老兰立即派李德才向老驴头明言，他愿出一顷地、一挂大车的代价，与春兰暗中“玩玩”，老驴头几个耳光，打得李德才趑趄奔逃。

一天深夜，运涛瞅准机会与春兰见面，并相约永不变心后，瞒着家人，借着曙光，悄悄离开了家乡，往南方投奔革命军去了。第二年夏季，运涛给家里来信说，他已从军官学校毕业，回军队当见习连长了。严志和、朱老忠、朱老明等欢喜无限、奔走相告。穷乡亲们盼着运涛早日领着革命军过来打倒冯老兰。朱老忠趁热打铁，找老驴头提及运涛与春兰的婚姻大事，老驴头一口应承。

江涛跟着贾湘农闹罢工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不久，考上了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并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运涛被捕入狱。次年秋，严志和才得到消息，严、朱两家无比悲痛。严志和忍痛将“宝地”廉价卖给冯老兰，刚筹措好盘缠，就病得不能起身。热心侠肠的朱老忠带上春兰捎给运涛的小包袱，同江涛一路走到济南探监。在江涛的老师、女友严萍的父亲严知孝的书信帮助下，朱老忠、江涛终于先后两次见到了身陷囹圄却依然铁骨铮铮的坚强战士运涛，亲身感受到了斗争的残酷，但他们没有动摇，更没有气馁。

从济南回来的那年冬天，组织上派江涛回锁井镇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在贾湘农家里，江涛与敢冲敢拼的同窗好友张嘉庆相逢，迅速分赴河南河北两区，展开以包税商冯老兰等土豪劣绅为目标的反割头税运动。

冯老兰用四千元包了全县的割头税。他规定，每杀一口猪，收费一元七角，外加一副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江涛回村后，很快将其父以及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朱大贵等老少两辈人鼓动起来。朱老忠、朱大贵领头支起杀猪锅，免费为乡亲们提供方便。不几天，四十八村的农民纷起反对割头税，冯老兰暴跳如雷，让狗腿子四出讨账、骂街，眼看压不服众人，又指使满口改良主义的儿子冯贵堂到县里告状。

上级指示县委机关搬到乡村。贾湘农、张嘉庆来到东锁井实地考察，决定将交通站设在朱老明的住处，并建立了乡村支部，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先后入党。湘农指示，最近要在县城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涛出头领导，张嘉庆、朱老忠负责组织农民纠察队，届时警卫大会。

腊月二十七，几万农民拥进县城集会。严萍望着江涛慷慨激昂的演说，激情澎湃；冯老兰在一片愤怒的反对声中狼狈逃窜；县长王楷第迫于情势，只得答应暂时不交割头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三一年秋，日寇大举进攻，关东大部地区沦陷。早已情投意合的江涛、严萍上街宣传抗日。不久，江涛领导了第三次二师学潮。次年春，省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师范。护校委员会决定召回在乡同学护校，江涛对老夏和张嘉庆的盲动劲头有不同看法，但为了顾全大局，还是留了下来。不久，当局派军警按名单捕人，江涛首当其冲，在同学们的护卫下，当局未能得逞。自此，二师遭军警围困，和外界断了联系，粮食很快就吃光了。面对严重局势，通过剧烈辩论，大伙一致拥护江涛的意见：全体同学冲出市区，到乡村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时，贾湘农、朱老忠、严志和先后赶来营救，因种种原因，未获成功。不久，卫戍司令陈贯群派兵偷袭二师，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在斗争中，老夏遭枪杀，江涛被捕，张嘉庆受伤后也被抓走，朱老忠、严志和见状悲愤交加，仇恨满胸膛。

张嘉庆被押在医院治疗，经朱老忠搭救，终得逃出牢笼。朱老忠说这是放虎归山呀！这意味着，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波澜壮阔的风暴！（邹运恒）

杨沫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茅塘纪事》《芳华之歌》《英华之歌》,自传《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代表作《青春之歌》等。

杨沫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中学读书期间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后因家庭破产和反抗包办婚姻而出走。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黑白》杂志上发表首篇散文,其后作品多为反映抗日斗争的散文、通讯、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大都因战乱丧失。新中国成立后,杨沫于1950年出版了反映抗战生活的中篇小说《茅塘纪事》。自1951年始,她潜心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问世,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影响深广。“文化大革命”后,杨沫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华之歌》《英华之歌》,散文集《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散文选》等。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代表了其主要的文学成就,将身体成长、思想成长、个人情感和革命主题融合,成功地塑造了觉醒中的女性知识分子林道静这一艺术形象。她擅长用细腻的笔调,通过富于个性的细节来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变动的心理状态,语言简洁真切,富于感情色彩。

青春之歌(存目)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发表于1958年,它是作家杨沫的代表作。作品描绘了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共地下党领导爱国学生和知识青年爱国抗日、反抗压迫、坚持斗争的历史画卷。小说以一位青年女性道静的成长为主要线索,展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富于斗争精神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历程。小说以细腻动人的心理描写和生动丰满的人物塑造见长,具有艺术感染力,深受当时的青年读者的欢迎。

《青春之歌》讲述的是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事。她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母是一个佃农的女儿,饱受苦难。林道静为了逃离利欲熏心的养母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操纵,踏上流亡之路。在杨家村小学投亲不遇、遭人算计,走投无路欲投海自尽时,被“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搭救,坠入爱河共建爱巢。然而,这种供养的生活让林道静深感忧虑,二人的思想分歧也在她遇到了共产党人卢嘉川、接触革命启蒙后逐渐加深。林道静参与爱国运动的行为遭致余永泽的百般阻挠,最后终于在卢嘉川被捕的惨痛教训面前认清了现实,同余永泽分道扬镳,投入革命洪流中。她曾潜入农村地主家庭,还曾被捕入狱,最终在革命者江华和其他党员的指引帮助下,一步步克服自身的软弱性,领导学潮抗日救国,蜕变为一名坚定成熟的革命战士。

作者在小说中借由林道静形象的塑造,以及形形色色知识青年迥异的人生选择,共同揭示在反抗外来侵略和阶级压迫的环境中,知识青年只有通过党的领导,积极参

加民族解放斗争，才能奏响“青春之歌”的最强音的主题。但杨沫在诠释这一主题时，对林道静精神历程的成长变化做了细致和真实的描绘，更着意展现的是人物精神世界的层次性和情感变化的复杂性。特别是爱情和革命这相互关联又不同的两个维度的切入，使作品获得更为丰富的抒写空间。作者将林道静放入时代的浪潮中，经历各式各样的考验，让她在历史的巨浪中艰难地寻找正确的道路。“革命与爱情”的交织变奏，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生活道路的真实写照。倔强、执著、细腻、大胆、犹疑、彷徨、坚毅构成了林道静形象的多个侧面，让她在曲折的成长道路上中呈现了令无数青年感同身受的斑斓青春。